



一代人远去，一首诗永生：打工诗人的精神绝唱

上接 06 版

万，让他走进大众视野。

如今，王计兵已出版《赶时间的人》《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》《低处飞行》等五部诗集，加入中国作协，斩获紫金山文学奖。2025年，诗集《低处飞行》获得花地文学榜“年度诗歌”，同时拟任徐州市全民阅读促进会副会长。

他依旧坚持外卖配送工作。“送外卖是我心里的压舱石。”王计兵说，“全职写作会让人产生悬空感，只有在送餐路上，才能触摸最真实的生活，写出最有力量文字。”2026年，他为自己定下三本书的创作计划。

10、艾华林：流水线走出的十佳打工诗人

2026年2月，1984年出生的湖南邵阳人艾华林，获评“2025年度十佳华语打工诗人”。

2004年，艾华林外出务工，先后在深圳福永、沙井等地从事保安、送货员、仓管员、流水线操作工、质检员等工作。早期打工诗歌粗粝质朴，字句直抵人心，真切传递打工者的内心苦闷与生活酸楚。如今，作品频繁见于《文学自由谈》《中国诗歌》《诗潮》等刊物，入选《中国诗歌地图（2023年卷）》《中国打工诗歌四十年精选》等多种重要选本。

诗人就应该饿着肚子写诗吗？常以“饭饱才能文章健”自勉的艾华林，他曾在深圳打工了十年。艾华林坦言：在那十年里，他一边打工、一边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祈请命运翻转的机会，于是他爱诗成魔地疯狂追求文学梦，还把妻子气得离家出走。后来，在他生活一团糟的情况下，远在云南做生意的兄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。得知这个情况，郭建勋、谢端平、银熙君等文友纷纷鼓励果断下海经商。如今，艾华林已完成了个体命运的华丽蜕变，早已从十年前从流水线上的操作工、工厂大门口的保安，转变为一位沧桑儒雅的私营小老板了。

满身油渍、双手粗糙、一技在手的艾华林笑称，每天跟农业机械和淳朴善良的农民兄弟打交道，看到自己的维修技术能为农业生产和乡村振兴做一些服务工作，也算是为人民服务了，既使不赚钱，也会很开心。白天修理机器，晚上读书写诗作文，艾华林在繁琐的生意场上仍坚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，并积极参与红河州文艺评论家协会“红艺评谭”，和邵阳县《江花》杂志的编辑工作，为当地文艺和家乡文艺事业的发展助力。同时，艾华林还主编《华夏早报》《中国新报》“思想者·大众文艺”副刊，以“编辑是为文学做功德”的服务意识为当代文学贡献心力。对于打工诗人这个称谓或标签，艾华林乐于认领并永远心怀感恩，他说：“打工诗歌，是我与生活对话的方式。我希望文字能让更多人看见打工者

真实的内心世界。”

四、坚守者：在烟火里延续诗意

11、张守刚：从打工者到乡村教师

重庆云阳人张守刚，生于70年代。早年的打工经历，为写作埋下深厚底色。如今他是一名乡村教师，同时加入中国作协。

他的诗歌，兼具乡村与打工生活的双重印记。出版《工卡上的日历》《徘徊在城市和乡村之间》等诗集，作品被译成英语、德语等多种语言，部分篇目入选中小学语文读本。2026年1月，九州《先锋诗人·名家欣赏》推出他的马年贺新春专刊。

如今的张守刚，在重庆云阳一所乡村学校任教，带领孩子们在汉字的世界里探索。新作更多关注乡村教育、眷恋故土乡情。“我以最朴素的态度，在分行文字里呼吸。无论是打工还是教书，我的诗歌，永远扎根在泥土之中。”

12、鄂霞：《吊带裙》里的坚韧人生

“我想穿上那条吊带裙，在春天里，在阳光下，像一朵花，盛开。”鄂霞的《吊带裙》，道出无数打工者内心对美好与尊严的向往，也藏着身处困境的坚韧。

这位四川内江人，曾在深圳制衣厂打工十年。如今依旧居住在深圳城中村，家庭负担沉重，生活压力始终相伴。她用二手电脑坚持写作，以微薄稿费贴补家用，在琐碎与艰难里，守住内心的光亮。

2026年，鄂霞的诗歌创作从未停止。文字没有华丽辞藻，只有最朴素的生活记录。“我不会诉说我的苦难，就让它烂在泥土里，培植爱的花朵。”她以平静姿态面对生活，把所有经历化作诗句里的力量。

“日子还在继续，我也会继续寻找出路。”鄂霞平静地说，“诗歌，是我在苦难生活里，抓住的一束光。”

13、庞清明：“第三条道路”上的独行写作者

四川达州人庞清明，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，是“第三条道路”诗歌流派的重要推动者与代表诗人。他在东莞打工多年，一边从事企业管理工作，一边坚持诗歌与评论创作。

2026年，庞清明依旧定居东莞，为广东作家协会会员、国家三级作家。出版《时辰与花园》《跨越》等作品集，作品入选全国数十家权威选本。2025年6月，组诗《蜀地行吟》发表在四川农村日报平台，文字里饱含对世界的深层思考。庞清明的写作，融合打工经历与哲学思索，形成独树一帜

的风格。“诗人爱劳动”，既是他代表作的主题，也是他一生践行的信条。他依旧在岗位上工作，在生活里写诗，在“第三条道路”上坚定前行。

14、黄叶飞飞：从流水线工人到企业经营者

2025年度“十佳华语打工诗人”名单中，黄叶飞飞是极具辨识度的男性写作者。

很少有人知晓他的真实姓名，“黄叶飞飞”这一笔名，藏着他常年在外出务工、四处漂泊的人生轨迹。他曾在广东电子厂、加工厂务工多年，辗转多个岗位，见识过流水线的枯燥、城中村拥挤、异乡夜晚的孤独。

生活并未将他困在车间的重复劳作里。凭借多年打拼与积累，黄叶飞飞一步步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，从一线打工者成长为企业老板，实现人生重要跨越。

身份转变，并未让他丢掉写作。他依旧保持对文字的热爱，在经营事业之余坚持创作。诗歌风格沉郁内敛，笔触细腻而克制，记录男性打工者在异乡的沉默、隐忍、思念与自我坚守。文字里少有激烈的控诉，多是对日常、对命运、对内心世界的安静打量。

2026年，黄叶飞飞在事业与写作之间保持平衡。他极少参与公开文学活动，习惯以文字为自留地，在喧嚣尘世里守住一份清醒与独立。从流水线到经营管理，从体力谋生到精神创造，他的人生轨迹，印证了打工诗人身上永不熄灭的向上力量。

15、刘明祥：用诗歌记录工地岁月

刘明祥是2025年度“十佳华语打工诗人”之一，也是打工诗歌界的资深创作者。他出生于60年代，在深圳、东莞的建筑工地打工二十余年。诗歌里充满建筑工地的鲜明意象，脚手架、水泥、钢筋、安全帽，构成文字的底色。他以诗歌记录建筑工人的酸甜苦辣，记录城市拔地而起的变迁历程。

如今刘明祥已退休，回到河南老家。创作热情依旧不减，文字里有家乡的变化，有打工岁月的回忆。“那些在工地上度过的日子，是我一生最珍贵的财富。我要用诗歌，把这段记忆完整留存下来。”

五、转型者：从打工诗人到多元写作者

16、曾楚桥：从诗歌创作到小说深耕

曾楚桥是较早于《收获》发表作品的打工作家，他的转型，展现出打工诗人的多元发展可能。

早年在广东工厂打工的经历，让他以诗歌为起点开启创作之路，之后转向小说写作。小说以打工生活为背景，深入挖掘打工者的

内心世界，收获文学界的高度认可。

2026年，曾楚桥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东莞文学艺术院专业作家。新作聚焦大湾区新市民，书写这群人的梦想与迷茫。“诗歌教会我用精准语言表达情感。无论创作体裁如何变化，我的根，永远扎根在打工者群体之中。”

17、肖隆东：诗歌与新媒体的跨界探索

肖隆东位列2025年度“十佳华语打工诗人”榜首，他的创作早已突破传统诗歌边界。

早年在深圳物流公司打工的经历，为创作积累丰富素材。如今转型自媒体人，以诗歌记录打工生活，以短视频传播打工诗歌，以直播与打工者群体互动交流。诗歌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气息，深受年轻打工者喜爱。

2026年，肖隆东筹备个人诗集与短视频合集。“打工诗歌，不该只停留在纸面上。我希望借助新媒体，让更多人听见打工者的声音。”

18、高自刚：从煤矿打工者到文化工作者

高自刚是2025年度“十佳华语打工诗人”之一，人生轨迹实现巨大跨越。

早年在甘肃煤矿打工，此后坚持自学，考入大学，最终成为一名文化工作者。如今在甘肃一家文化馆工作，负责群众文化活动组织与开展。诗歌依旧带着煤矿的厚重气息，持续关注底层劳动者的命运与生活。

“打工经历，是我所有创作的源头活水。如今我拥有更多时间与资源，希望能为底层劳动者做更多实实在在的事。”

19、洪信明：商海与诗海并行前行

洪信明入选2025年度“十佳华语打工诗人”，人生经历充满传奇色彩。

早年在福建服装厂打工，此后自主创业，成为服装企业负责人。如今企业运营稳定，生意步入正轨，诗歌创作依旧没有中断。文字里有打工者的创业梦想，有商海沉浮的感悟，有对生活始终不变的爱。

“诗歌，是我在商海里的一盏明灯。无论生意多忙碌，我都会抽出时间写诗。文字让我在纷繁世事里，守住内心的平静与坚定。”

20、三楚：从写作者到文学引路人

三楚是2025年度“十佳华语打工诗人”之一，如今转型成为一名文学编辑。

早年在湖北印刷厂打工，一边维持生计，一边写诗投稿。凭借出众才华，考入文学杂志社，成为一名编辑。诗歌细腻深刻，精准捕捉打工者的精神世界与情感脉动。

如今的三楚，在编辑岗位上发掘更多年轻打工诗人。“曾经有人为我照亮前路，如今我也要成为照亮别人的光。打工诗歌的

火种，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传递。”

六、永恒者：留在诗里的灵魂

二十位打工诗人的行列里，有一个名字永远停留在2014年，这个名字是许立志。

许立志1990年出生于广东揭阳，2011年进入深圳富士康，成为一名流水线工人。10平米的出租屋里，他完成195首诗歌创作。《流水线上的兵马俑》《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》等作品，成为打工诗歌的经典篇目。

2014年9月30日，24岁的许立志从深圳龙华一栋大厦的17层坠下，生命永远定格。亲人将他的骨灰，撒入深圳南澳的海水之中。他留下最后一首《故事三则》，每一则结尾，都标注着“1990-2014”。

许立志的生命落幕，文字却永远留在世间。去世之后，诗集《新的一天》众筹出版。诗句在网络、校园、文学沙龙里持续传播，无数年轻打工者从文字里找到共鸣。他以生命书写的疼痛与清醒，成为打工诗歌里无法抹去的印记，提醒着世人，工业化进程背后，无数普通个体的挣扎与坚守。

七、诗骨未凉：打工诗歌的永恒意义

梳理二十位打工诗人的人生轨迹，能清晰看见一条共同脉络。这群人从田野与村庄出发，涌入工厂、工地、矿井、城市街巷，以最朴素的双手谋生，以最真诚的文字记录。他们的写作，无关技巧与流派，只关乎生存、尊严、乡愁、希望与疼痛。

打工诗歌的价值，从来不是跻身主流文坛，而是为沉默者发声。流水线的重复劳作、工地的风吹日晒、矿井的黑暗危险、城中村的拥挤局促，这些被宏大叙事忽略的细节，在诗句里变得具体可感。每一行文字，都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的生命痕迹；每一首诗歌，都承载着一个群体的共同记忆。

数十年时光流转，有人离开工厂，有人走向文坛，有人回归故乡，有人坚守一线，有人永远离去。不变的是，诗歌赋予他们的精神力量。生活可以困顿，境遇可以变迁，内心的尊严与向往，始终在文字里闪闪发光。

打工诗歌早已超越文学本身，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、一个群体的印记、一种精神的象征。它告诉世人，再平凡的劳动者，也拥有独立的灵魂；再艰苦的生活，也能开出诗意的花朵；再渺小的个体，也值得被看见、被记录、被尊重。

锤声渐远，机器轰鸣慢慢淡去，一代打工者的青春逐渐落幕。诗骨从未冷却，文字里的尊严与力量，依旧在时光里熠熠生辉。那些从血汗里生长出来的诗句，不会被岁月遗忘，会一直留在时代深处，提醒后来者，我们走过怎样的路，珍惜怎样的生活，守护怎样的尊严。

打工诗人的故事仍在继续，只要还有普通劳动者在生活里坚守，诗意就不会消失，诗骨就永远不会冷却。

文 / 廖志伟